

地瓜煎饼和咸菜

□杜新萍

初中三年,我住校,带的饭菜一直都是地瓜煎饼和咸菜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在我们那片农村,主食大都还是煎饼。住校的同学中,带煎饼的也不少,但多是白面煎饼。我带的地瓜煎饼,已经少见。

我家姐妹四个,两个超生,农村超生家庭的生活特别困难。麦子磨的白面,除非家里来客,否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。一年到头吃的,都是地瓜面。

每天天不亮,母亲就像个机器一样,俯在鏊子上,一手添柴火一手摊煎饼。煎饼一张张地揭,我妈脸上的汗,像下雨一样,顺着脖子往下淌。

一天的煎饼烙完,我妈的肩膀疼得胳膊都不能抬起来平肩。

我家小孩多,我妈的活也多。为了赶活,她用的鏊子特别大,摊的煎饼比较厚,面刚熟,煎饼还软软的,她就揭下来。这样的煎饼肯定不好吃。所以,我二妹就哭闹着不吃,想吃馒头。我是老大,我吃。不光在家里吃,上学的时候,我还背上一摞。再包上

一包我妈腌的咸菜。

我妈腌的咸菜也不好吃。她太忙,成天忙着地里,地里的活是一家人全年口粮的保障,家里的活都是次要的。越是下雨天,她越要往外跑,去盖麦子放水,咸菜缸里淋上点雨算啥。咸菜缸里淋上雨,咸菜就烂。

初中三年,我一直吃的都是地瓜煎饼就烂咸菜。夏天,我妈烙的煎饼太湿,星期日下午带去,星期二就霉了,我把霉煎饼一个一个地摊开,在苍蝇纷飞的简陋宿舍里,晾干。继续吃。

我妈摊的煎饼太厚,晾干后更咬不动,我二妹痛恨地叫它鞋底掌子。她在家,也常常一边哭一边还是要愁眉苦脸地啃鞋底掌子。

没办法,饿,没有别的吃。

我同学美霞,也是老大,父母为躲计划生育去了东北,每个月给她汇钱,她富裕得可以常年在食堂里吃一日三餐,奇怪的是,也每天陪着我吃地瓜煎饼就烂咸菜。

在一起啃地瓜煎饼就烂咸菜的岁

月里,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。每周,我带去煎饼和咸菜,两个人一起吃。吃光了,再一起吃她在食堂买的馒头和一毛钱一份的大锅菜。

对我来说,那已经是美味。

后来她去了北京,多年打拼后成了很多家连锁店的老板。每年她都会回老家,每次回老家,都会来看我。

一个北京的大老板,一个乡下的穷教师,因为一起吃煎饼就咸菜的经历,我们两个,四十多岁了,仍然可以像小时候一样躺在一张床上聊天。

她每次回来都想吃我妈烙的煎饼腌的咸菜。有一次她吃着吃着就哭了:“姨,你知道我为什么愿吃你做的煎饼咸菜吗?我从小,就被父母扔在老家,天天盼着父母回来,盼了几十年,也没吃上我妈做的一顿饭。”

雷厉风行的成年人,哭得泪流满面。他们一家人始终不在一起,她一辈子的遗憾。

我多幸运,至今还可以吃妈妈做的饭菜。

烙在灵魂深处的千层饼

□胡晓娟

漂泊的人生总有一处最温暖的港湾,叫做“家”;琳琅的美食总有一款最难忘的珍馐,叫做“妈妈的味道”。我的妈妈是个面食高手,她“塑造”的各种有型又有味的面点总让我心生“宁长二斤肉,绝不少一口”的执念,尤其是千层饼更是我的最爱。

把面团反复揉,擀成薄薄的一层层,层层相压,制成一体。各层间均匀地涂上一层油,撒上葱花、花椒粉、细盐,待烙至表面金黄,香气四溢时,外酥内软的千层饼就大功告成了。我钟爱它,不仅因它绝美的味道,更因它曾承载着妈妈对生活的希冀和企盼。

爸爸是个老实人,家里的日子常过得捉襟见肘,妈妈却总能用极简的食材做出各种美味小食,用细腻的爱为我们捕捉着幸福。后来,家里为盖房子,从亲戚那借了四万多元钱。自此,妈妈便为了能早日还上借款而忧心忡忡,她毅然决定做千层饼去卖。每次,当她吃力地用自行车载着一大筐千层饼出发时,我的心也随妈妈一起上路了。有人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数数你的饼有一千层吗,不够可不给钱啊。”妈妈笑着说:“尽管数,尽管尝。”那人品尝后对妈妈的手艺赞不绝口。

周末,我便和妈妈一起去卖千层饼。为给妈妈减轻负重,我在前面一手拉着妈妈的车把,一手扶车,用尽全力蹬着,崎岖的小路让我感慨着命运的坎坷,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,带妈妈无忧无虑地翱翔在天空。暑假里,我和妈妈顶着烈日去卖饼,碰巧遇到住在附近的表姐,她带我们到家里休息。当时,大姨正在凉爽的空调房里唱京剧,同样是个京剧迷的妈妈只坐了一小会儿就叫着我走了。刚出门,妈妈的泪就止不住流下来。我的心像针扎一样,哽咽着说:“妈,你别这么累了,反正大姨她们又不缺钱,借的钱我们慢慢还就是了。”可妈妈却坚定地说:“人家肯借钱给我们就够感激的了,再苦再累,我们也要早日把钱还上!”那一刻,我在心里对自己说:“一定要好好学习,以后让妈妈过上舒适的生活!”那一刻,我第一次感到责任的力量;那一刻,我在心里埋下了坚强的种子。

工作后,我拼命攒钱,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把剩余的3万元债务全还上了,妈妈开心得像个孩子,这三万元债务就像压在她心头的三座大山,现在她终于可以轻松地舒口气了……

如今,妈妈做的千层饼又成为我孩子的最爱。每次妈妈来我家,都要先为我们烙几个香喷喷的千层饼,临走前再烙上几个,我总是不舍得很快吃掉,而是放到冰箱里慢慢享用。妈妈的千层饼,层叠进了她的人生百味,深深地烙在我灵魂深处,使我坚强、催我奋进,让我明白:人生不应被定义,而要靠努力去改写!

妈妈做的菜

(电影监制、美食家、专栏作家,有「食神」美称)
命题嘉宾 蔡澜

母亲的荷包蛋

□庞洪锋

母亲的荷包蛋,打小俺爱吃。母亲的荷包蛋做得那叫一个绝妙——软硬合适,不烂不腻,中间鼓鼓的,白中透着隐隐的黄,色泽鲜亮,周围似一圈荷叶……看着俺就流口水。

小学三年级时,俺具备了两个特长,拉肚子和闹感冒。那时,俺弱不禁风,风吹着了,雨淋一下,就出状况,就请假。俺的班主任路老师,由衷地夸俺: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

这,俺不以为然,俺就盼请假,要紧的是就能吃到母亲的荷包蛋。那时候,日子很不宽裕,父母工资不高,姥爷姥姥已跟着我们生活,父母隔段时间还要给爷爷奶奶汇钱。但,母亲总能变戏法似的弄到鸡蛋,煮荷包蛋给俺。有一次,俺不小心听到母亲向姥姥撒娇地说悄悄话:娘,咱也养只鸡。就养了鸡。那只鸡也够意思,几乎天天有喜。俺特别喜欢听它的“咯咯哒,咯咯哒”的叫声。只要俺听到了,就跑

去它就寝的地方巡视,瞧,一个似乎还冒着热气的蛋儿,乖乖地笑咪咪地看着俺。

怪事,只要吃了母亲的荷包蛋,俺的或闹肚子或感冒,就害羞似的遁迹了。

四年级,感冒啦闹肚子啦,竟然不好意思来作伴。不过,隔三差五地,母亲还是煮荷包蛋给俺吃。

念到高中了。那天,俺放学回家,母亲病了,母亲躺在床上。俺跑到母亲跟前,紧握母亲的手,凝视着母亲的眼睛。母亲柔柔地望着俺,母亲的手有些热,脸上冒着汗,当时,天气好像是乍暖还寒。当时,俺的家已经从县城搬到一个叫故官屯的乡镇,房子是赁的民房,独院,好像不养鸡了。忽然,前院传来母鸡咯咯哒的叫声。俺放下书包,从家里放鸡蛋的小筐里,悄悄选出两个鸡蛋。俺躲过姥爷姥姥的视线,鬼头鬼脑地来到小厨房。俺往锅里倒两盆凉水,盖上

锅盖,就大火烧起来。不大会儿,那热气就冒出来。俺掀开锅盖,拿出鸡蛋,学着母亲的样子,轻轻往锅沿上一磕,蛋儿破了,俺两手把鸡蛋往锅里一掰,它就溜到咕嘟着沸腾着的水中了。盖上锅盖,满含着期待,俺等了一会,打开锅盖。咋回事?满锅是白沫,俺用勺子舀了舀,舀上的是烂了的鸡蛋,它,呈网状,白黄交叉,长短不一。俺哭了。姥爷过来了,一看,姥爷就笑。俺端俺的荷包蛋去给母亲吃,母亲还边吃边说好吃。

后来,俺出去做事了。每次回到家,母亲都煮荷包蛋给俺。母亲煮荷包蛋,俺在旁边瞧着。如今,俺能煮出好看好吃的荷包蛋了,却没机会煮给母亲吃过。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。

以后,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2016年4月4日凌晨零点过五分,母亲永远走了。

昨晚,俺梦里给母亲煮了个荷包蛋。母亲边吃边说:好吃,好吃。

一碗土豆片

□张立民

妈妈做的菜是什么味道?也许大部分朋友并不需要记得那么清楚,因为他们只消回到家,亲口尝尝早已被妈妈端上饭桌的菜就知道了。可是我却连这么微不足道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了,母亲已经离开我13年了,尽管许多年过去,母亲做的最后一道菜却长留我心,至今忆起,仍然回味无穷,实际上,那只是一道再平常不过的土豆片而已。

当时我正在伯父任职的大学里打工,一天下午,他有事开车回老家,当晚即赶回学校,知道离家不久尚且年幼的我一定想家,便捎着我一起回去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天是儿童节。

在家仅仅几个小时,母亲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,眼神里满是爱怜和不舍,对刚刚走出家门的我,她一定牵肠挂肚,毕竟我是她最疼爱的小儿。可是,少年的我怎能体会母亲的苦心,含混着应付几句便跑出去找小伙伴儿了。

直到天色渐暗,我想起伯父嘱咐当晚返校,才匆匆往家里赶,母亲一定因为我的回家而六神无主,放弃了一切农活儿家务。心里想的,全是和小儿

多说上一句话,为小儿做一次他最爱吃的饭菜。我到家时,母亲已经盛好一碗刚出锅的酸辣土豆片,冒着热气,透着一股酸丝丝辣乎乎的香味,在外面疯了的那么久的我顿时觉得好饿好饿,抓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着,母亲在一旁轻轻笑着,一直看我吃完。很快,伯父便载着我返回了学校。

六天后的深夜,我正准备睡觉,传来一阵急促地拍打窗子的声音,我吓了一跳,拉开窗帘一看,是伯父,他看起来神色有些慌乱。我立刻起床开门,他不由分说,让我赶快收拾一下跟他回家。年少的大概可以猜到家里一定出了什么急事,但少年尚不识愁滋味的天性,让我远不会料到,这一次,竟是母子的永诀。

车开得很快,伯父也终于平复心情,问我母亲平日的身体状况,这仍然没有激起我更多的联想,直到车子径直驶入县医院。我突然感觉不妙,不等车停稳,便飞奔进灯火通明的病房大厅。

陆续看到家人,围站在大厅一张病床的四周。躺在床上打着吊瓶,已经

昏迷不醒的正是我的母亲。只听大脑嗡一声,清晰而沉重,我一下子扑倒在母亲床边。

我至今仍不十分确定是否真的有预感这一回事。想起一周前回家,母亲比往日对我更加亲热,好像和我有说不完的话,道不尽的爱,临了还要在并不是饭点的时间特意为我做一顿我爱吃的土豆片,似乎明知今生母子缘分已尽而百般补偿。

而我,也在她即便离开多年以后,依然坚信她不过是出了趟远门,总有一天,会再回到家里,为我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片。

前几天,跟刚生下小侄儿的嫂子聊天,她对我埋怨完我哥的种种不是之后,突然说道:我知道咱妈离开的时候,他没见最后一面,从那时起受了刺激,脾气变得有些暴……

电话这头的我,鼻子一酸,泪如雨下。

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向往

命题嘉宾:施战军(文学博士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。)

命题说明: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,是鸟儿的向往,而追索向往之路,就像对生命的信仰。为了向往的本真,可以百折不挠,忍辱负重;为了向往的美妙,孜孜不倦,恪守鸿志,向往是生命海洋里的风帆,向往是奏响人生乐章激昂的旋律,向往更是始于足下瑰丽风景的永恒……是否某个“向往”让你念念不忘,追索向往之路是否让你感慨万千,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: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:qlwbxz@163.com